

豫章叢書

第八册

醫門法律卷四

西昌喻 昌嘉言父著

熱濕暑三氣門

法二十五條 律十一條 論三篇

六氣春主厥陰風木秋主陽明燥金冬主太陽寒水  
各行其政惟春分以後秋分以前少陽相火少陰  
君火太陰濕土三氣合行其事是故天本熱也而  
益以日之暑日本烈也而載以地之濕三氣交動  
時分時合其分也以風動於中勝濕解蒸不覺其  
苦其合也天之熱氣下地之濕氣上人在氣交之  
中受其炎蒸無隙可避多有體倦神昏肌膚癢起

胸膈痙出頭面癰生者矣甚則消渴癰疽吐瀉瘡  
痢又無所不病矣其不能澹泊滋味屏逐聲色者  
且以濕熱預傷金水二臟爲秋冬發病之根故病  
之繁而且奇者莫如夏月爲最夫天氣無形之熱  
與地氣有形之濕交合而大生廣生之機益彰然  
殺機每伏於生機之內所稱移星易宿龍蛇起陸  
者卽於夏月見之人身亦然內經運氣主病凡屬  
少陰君火卽與太陰濕土一類同推不分彼此而  
太陰司天濕淫所勝平以苦熱佐以酸辛以苦燥  
之以淡泄之治濕之法則然矣下文卽出治熱之

法云濕上甚而驚治以苦溫佐以甘辛以汗爲故  
而止可見濕淫而至於上甚卽爲熱汗其人之汗  
必爲濕熱所鬱而不能外泄故不更治其濕但令  
汗出如其故常斯熱從汗散其上甚之濕卽隨之  
俱散耳觀於內經濕熱二氣合推卽以得汗互解  
妙義彰彰矣

仲景以瘧病濕病渴病其爲太陽經外感之候者合  
而名篇蓋瘧爲熱病之最惡者而要皆爲濕熱之  
所釀正從三氣交動中會其微旨也然三氣雜病  
非傷寒之比者曷可枚舉但有一端爲時令所乘

卽當推三氣主病何有何無孰淺孰深以求確然  
之治如當風冒濕飲醇啖燻精津素虧熱毒內蘊  
濕邪入着之體發爲瘡瘍癰痢黃痺腫滿消渴痿  
厥之病既有濕熱多寡之不同又有氣血虛實之  
各異向非深入軒岐仲景堂奧而取途於諸家之  
狹隘所稱活人手眼果安在哉故會三氣交病之  
義以審脉辨證用方其於濕熱之孰多孰少治療  
之從上從下補救之先陰先陽纖悉畢貫矣不遵  
聖法而欲免過差其可得乎

金匱論痲病於風木主事之時蚤已申不可汗下之

戒云夫風病下之則瘧復發汗必拘急見風與熱  
合而生病風則內應肝而主筋熱則內應心而主  
脈妄下損陰則筋失養而成瘧妄汗損陽則脈失  
養而拘急矣至濕暍所釀之瘧其不可汗下之意  
則爲少變雜時陽氣在外既屢以發汗爲戒及遇  
無汗之剛瘧又不得不用葛根湯取其微汗至於  
下法全不示戒且云可與大承氣湯其意甚微見  
身內之陰爲外熱所耗容有不得不下之證但十  
中不得一二終非可訓之定法略舉其端聽用者  
之裁酌耳然亦見風寒之邪中人不可妄用苦寒

濕熱之邪中人不可妄用辛溫矣

論金匱治瘧用括蕒根桂枝湯方○

本文云太陽病其證備身體強儿然脉反沉遲  
此爲瘧括蕒根桂枝湯主之傷寒方中治項背几  
儿用桂枝加葛根湯矣此因時令不同故方亦少  
變彼之汗出惡風其邪在表而此之太陽證罔不  
具備其邪之亦在於表可知也但以脉之沉遲知  
其在表之邪爲內濕所持而不解卽係濕熱二邪  
交合不當從風寒之表法起見故不用葛根之發  
汗解肌改用括蕒根味苦入陰擅生津微熱之長

者爲君合之桂枝湯和榮衛養筋脉而治其痙乃  
變表法爲和法也

論金匱治痙用葛根湯方○

本文云太陽病無汗而小便反少氣上衝胸口噤  
不得語欲作剛痙葛根湯主之傷寒論太陽篇中  
項背几几無汗惡風者用葛根湯此證亦用之者  
以其邪在太陽陽明兩經之界兩經之熱并於胸  
中必延傷肺金清肅之氣故水道不行而小便少  
津液不布而無汗也陽明之筋脉內結胃口外行  
胸中過人迎環口熱并陽明斯筋牽引脉口噤不



得語也然剛瘧無汗必從汗解况濕邪內鬱必以汗出如故而止故用此湯合解兩經之濕熱與風寒之表法無害其同也

論金匱治瘧用大承氣湯方○

本文云瘧爲病胸滿口噤臥不着席脚攣急必齧齒可與大承氣湯仲景之用此方其說甚長乃死裏求生之法也靈樞謂熱而瘧者死腰折瘕瘕齒齧也茲所云臥不着席卽腰折之變文脚攣急卽瘕瘕之變文且齧齒加以胸滿口噤上中下三焦熱邪充斥死不旋踵矣何以投是湯乎在傷寒證

腹滿可下胸滿則不可下又何以投見湯乎須知所謂胸滿不可下者謂其邪尙在表未入於裏故不可下此證入裏之熱極深極重匪可比倫况陽熱至極陰血立至消亡卽小小下之尙不足以勝其陽救其陰故取用大下之方以承領其一縷之陰氣陰氣不盡爲陽熱所劫因而得生者多矣可與二字甚活臨證酌而用之初非定法也既有下之重傷其陰之大戒復有下之急救其陰之活法學者欲爲深造端在斯矣

瘧病論

喻昌曰六淫之邪至於成瘧乃病證之最多最深最惡最易惑人者軒岐仲景與中之奧後世罔解因至肆無忌憚鑿空妄譚此唱彼和天枉接踵豈操生人之術以殺人耶繇辨之不蚤辨耳夫瘧者強也後名爲瘧傳者之誤也素問謂諸瘧項強皆屬於濕是病機顛主於濕矣千金推廣其義謂太陽中風重感寒濕則變瘧見太陽中風身必多汗或衣被不更寒濕內襲或重感天時之寒地氣之濕因而變瘧是合風寒濕三者以論瘧矣金匱以瘧濕暈名篇又合熱暑濕三者言之然所謂柔瘧剛瘧未嘗不兼及風寒且

亦云發汗過多因致瘧見夏月人本多汗尤不可過發其汗也古今言瘧之書止此後世王海藏論瘧知宗仲景雖識有未充要亦識大之賢矣傷寒論載瘧病五條尙論篇中已明之茲復詳金匱所增十條其旨已悉然終古大惑不立論以破其疑心有未慊誠以仲景論瘧病所舉者太陽一經耳後之治此病者謂太陽行身之背故頸項強背反張屬在太陽而用金匱桂枝葛根二方茫不應手每歸咎仲景之未備不思外感六淫之邪由太陽而傳六經乃自然之行度邪不盡傳卽不已故三陽三陰皆足致瘧仲景之

醫門治有卷四  
書通身手眼雖未明言其隱而不發之旨未嘗不躍  
然心目如太陽之傳陽明項背几儿少陽之頸項強  
是知三陽皆有瘕矣而三陰豈曰無之海藏謂三陽  
太陰皆病瘕獨不及少陰厥陰云背反張屬太陽低  
頭視下手足牽引肘膝相構屬陽明一目或左或右  
斜視一手一足搖擗屬少陽發熱脈沉細腹痛屬太  
陰以防風當歸湯治太陽陽明發汗過多而致瘕者  
以柴胡加防風湯治少陽汗後不解寒熱往來而成  
瘕者雖不及少陰厥陰然其製附子散桂心白朮湯  
附子防風散意原有在觀其白朮湯下云上解三陽

下安太陰一種苦心無非謂傳人少陰厥陰必成死  
證耳詎知傳經之邪如風雨之來而盡地以限其不  
至豈可得乎況足少陰厥陰之痺不死者亦多靈樞  
謂足少陰之經筋循脊內俠膂上至頂與足太陽筋  
合其病在此爲主癩癧及痺在外陽病者不能俛在  
內陰病者不能仰是則足少陰之藏與足太陽之府  
兩相連絡而以不能俛者知爲太陽主外不能仰者  
知爲少陰主內其辨精矣素問亦謂太陽者一日而  
主外則二日陽明三日少陽之主外從可識矣少陰  
主內則太陰厥陰之主內從可識矣仲景之以頭強

脊強不能俯者指爲太陽之瘕原以該三陽也而其  
以身蹠足蹠不能仰者指爲少陰之瘕以該三陰實  
所謂引而不發躍然心目者也素問謂腎病者善脹  
尻以代踵脊以代頭形容少陰病俯而不能仰之狀  
更著海藏謂低頭視下肘膝相構正不能仰之陰病  
反指爲陽明之瘕立言殊有未確况仲景謂少陰病  
下利若利自止惡寒而蹠臥手足溫者可治又謂少  
陰病惡寒而蹠時自煩欲去衣被者可治言可用溫  
以治之也然仲景於太陽證獨見背惡寒者無俟其  
身蹠蚤已從陰急溫而預救其不能仰於少陰證而

見口燥咽乾及下利純青水者無俟項背牽強蚤已  
從陽急下而預救其不能俛蓋藏陰之盛府有先徵  
府陽之極入藏立槁此皆神而明之之事後代諸賢  
非不心維其義究莫能口贊一辭亦可見由賢希聖  
升天之難若不肖者之涉誕則墜淵之易矣卽如小  
兒之體脆神怯不耐外感壯熱多成痙病後世妄以  
驚風立名有四證生八候之鑿說實則指痙病之頭  
搖手勁者爲驚風之抽掣指痙病之卒口噤腳攣急  
者爲驚風之搐搦指痙病之背反張者爲驚風之角  
弓反張幼科翕然宗之病家坦然任之不治外淫之



醫門法卷四  
邪反投金石腦麝之藥千中千死而不悟也又如新  
產婦人血舍空虛外風襲入而成瘧病仲景之所明  
言不肖者不顧悖聖輒稱產後驚風妄投湯藥亦千  
中千死而不悟也昌不惜金針度人其如若輩之不  
受度者轉生讎恨何哉可慨也已

瘧脈論

喻昌曰瘧證之顯者後世且并其名而失之况瘧脈  
之微乎然而可得言也瘧證異於常證瘧脈必異於  
常脈是故體強其脈亦強求其柔軟和緩必不可得  
况強脈恒雜於陰脈之內所以沉弦沉緊邪深脈錮

難於亟奪仲景謂脈陰陽俱緊亡陽也此屬少陰見  
非太陽之緊比也又謂少陰病脈緊至七八日脈暴  
微手足反溫脈緊反去者爲欲解可見極證之欲解  
必緊實之脈轉爲微弱而現劇病之本象乃可漸返  
平脈不遽解也古今言瘧證之及脈者莫如金匱然  
皆片言居要非深明傷寒比類互推之法茫不知其  
立言之意故因論瘧病而并及瘧脈焉其曰太陽病  
發熱脈沉而細名曰瘧爲難治以發熱爲太陽證沉  
細爲少陰脈陽病而得陰脈故難治也難治初非不  
治仲景治發熱脈沉原有麻黃附子細辛之法正當

比例用之設仍用太陽之桂枝芍根二方則立剷孤陽之根真不治矣以少陰所藏者精所宅者神精者陰也神者陽也凡見微脈卽陽之微見細脈卽陰之細微則易於亡陽細則易於亡陰此其所以難治也故病傳厥陰而少陰之精神未虧卽無死證其厥逆下利煩燥脈微而死者究竟以厥陰而累少陰之絕耳此脈中之真消息凡病皆然不但爲痙脈之金鉞也其曰太陽病其證備身體強凡然脈反沉遲此爲痙雖亦陽證脈而遲與微細大有不同遲乃太陽榮血之陰受病故脈之朝於寸口者其來遲遲是

榮血不能充養筋脈而成瘰但取益陰生津以和筋  
脈而不與少陰同法矣兩證之夾陰脈其辨如此其  
引脈經云瘰家其脈伏堅直上下而復以按之緊如  
弦直上下行互發其義明伏非伏藏之伏按之可得  
卽所謂沉也堅非漫無着落卽緊如弦不爲指撓邪  
氣堅實也直上下行者督脈與足太陽合行於脊裏  
太陽邪盛督脈亦顯其盛緣督脈行身之背壬脈行  
身之前如天地子午之位居南北之中故其脈見則  
直上直下脈經謂直上下行者督脈也見之則大人  
癩小兒癩者是也惟其夾於沉脈之內重按始得所

以病癩痛及瘰有非陽病可比若舉指卽見直上直下則病爲陽狂其證登高踰垣勇力且倍平昔何至拳縮若是耶瘰證陰脈之似陽其辨又如此然在傷寒誤發少陰汗者必動其血爲下厥上竭亡陰而難治而瘰病之誤發其汗者必動其濕濕雖陰類乃外受之陰邪非身中陰血之比但所動之陽奔入濕中爲濕所沒而成滅頂之凶卽是亡陽之變證仲景曰其脈如蛇不言其證然未發汗之先已見惡寒頭搖口噤背張脚攣幾幾陽之欲亡則發汗以後肉羸筋惕舌卷囊縮背曲肩垂項似拔腹似折頸筋粗勁四

末逆冷皆瘧病之所畢具不待言矣第因發汗而動  
下焦之濕又因發汗逼令真陽脫入濕中是則多汗  
亡陽之外更添亡陽一證所以形容其脉如蛇言脫  
出之陽本急疾親上輕矯若龍爲濕之遲滯所紐則  
如蛇行之象儘力奔迸究竟不能奮飛也此脉之至  
變義之至精而從來未解者也更有暴腹脹大者爲  
欲解脉如故反伏並者瘧之文不敘病之原委突云  
欲解如禪家半偈令人何處下參耶試一參之妙不  
容言矣蓋傷寒傳至厥陰有欲解者有過經不解者  
此之出欲解之證復出不解之脉殆謂瘧傳厥陰其

經已盡解與不解辨其脉證而可知也欲解之證厥陰之邪必傳脾土尅其所勝腹當爲之暴脹本內經厥陰在泉民病腹脹之義以論證亦見厥陰不再傳太陽而但轉太陰邪欲解耳解則其脉必見微浮何以知之於傷寒厥陰中風脉微浮爲欲愈不浮爲未愈而知之也若脉仍陰象反見沉弦必自病其筋脉而拘急成瘕亦加過經之例未可定其解期矣至於論治六經皆有成法金匱但取太陽二方陽明一方爲例而厥陰之筋脉自病又必少陰之陽虛不能柔養筋脉所致所以脉反沉弦此當用温以救其陽也

傷寒厥陰亡陽必顯內拘急之證內拘急者卽靈樞  
在內者陰病不能仰之奧旨故知少陰主內厥陰之  
用溫仍從少陰溫之也又厥陰下利腹脹滿者仲景  
亦先溫其裏病機雖云諸腹脹大皆屬於熱而暴腹  
脹大乃是少陰陽虛更兼陰盛故其腹之脹大不徐  
而暴也陰故暴陽卽不暴故知厥陰亦從少陰之溫  
法也不溫則不但無解期且有死期矣昌特推原仲  
景以誘掖來學未知其能弋獲否也謹論

經曰傷於濕者下先受之言地濕之中人先中其履  
地之足然後漸及於上者也曰濕流關節言地濕



之中人流入四肢百節猶未入於藏府者也曰陰  
受濕氣言地濕之中人已入於太陰脾土未入於  
陽明胃土者也曰濕上甚爲熱此則下受之濕襲  
入三陽胸背頭面之間從上焦之陽而變爲熱濕  
者也濕至上焦而變熱其證夏月爲最多蓋夏月  
地之濕氣上合於天之熱氣日之暑氣結爲炎蒸  
人身應之頭面赤腫瘡癩叢生疫邪竊據其繇來  
自非一日矣

諸家論濕但云濕流關節止耳至濕上甚爲熱之旨  
從未言及今悉論之濕上甚爲熱內經豈一義云

汗出如故而止妙不容言蓋濕上甚爲熱卽所謂地氣上爲雲也汗出如故卽所謂天氣下爲雨也天氣下爲雨而地氣之上升者已解散不存矣治病之機豈不深可會哉

濕上甚爲熱其人小便必不利蓋膀胱之氣化先爲濕熱所壅而不行是以既上之濕難於下趨經又云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可見治上甚之濕熱利其小便卽爲第二義矣然有陽實陽虛二候陽實者小便色赤而痛利其小便則上焦鬱之陽氣通其濕熱自從膀胱下注而出矣陽虛者小便

色白不時淋漓而多汗一切利小水之藥卽不得  
施若誤施之卽犯虛虛之戒不可不辨也

金匱治上焦之濕本內經濕上甚爲熱之義而分輕  
重二證輕者但發熱而赤而喘頭痛鼻塞而煩邪  
在上焦裏無別病者但內藥鼻中搐去濕熱所釀  
黃水而已以鼻竅爲腦之門戶故卽從鼻中行其  
宣利之法乃最神最捷之法也重者身熱足寒時  
頭熱面赤目赤皆濕上甚爲熱之明徵濕熱上甚  
故頭熱面赤目赤濕熱上甚故陽氣上壅不下通  
於陰而足寒自成無已謂是濕傷於下風傷於上

仲景發明內經奧旨成土苴矣豈其不讀內經耶  
豈風始生熱濕不生熱耶在冬月傷寒已爲熱病  
豈夏月傷濕反不爲熱病耶詳仲景以上甚爲熱  
之重證發入瘧病最重之條而不言其治昌欲於  
此微露一緘然而竿頭之步觀者得無望之却走  
乎內經原有上者下之之法邪從下而上必驅之  
使從下出一定之理也其證輕者裏無別病但搐  
其黃水從清陽之鼻竅而下出則其重而裏多危  
證者必驅其黃水從前後二陰之竅而出所可意  
會也金匱於本文之下增若發其汗者二十四字

垂戒初不以下爲戒又可意會也但下法之難不  
推其所以不可汗之故卽不得其所以用下之權  
仲景以其頭搖口噤背張幾幾陽之欲亡若更發  
其汗重虛衛外之陽惡寒必轉甚若發汗已其脉  
如蛇真陽脫離頃刻死矣繇是推之濕上甚爲熱  
之重者非用下法難以更生而下法必以溫藥下  
之庶幾濕去而陽不隨之俱去耳此非無徵之言  
也仲景卽於本篇申一義云下之額上汗出微喘  
小便利者死豈非因下而并奪其陽之大戒乎噫  
嘻此殆與性與天道同義矣

論金匱治濕用麻黃白朮湯方○

本文云濕家身煩疼可與麻黃湯發其汗爲宜。惟不可以火攻之。此治熱濕兩停表裏兼治之方也。身煩者熱也。身疼者濕也。用麻黃取微汗以散表熱。用白朮健脾以行裏濕。而麻黃得朮則雖發汗不至多汗。朮得麻黃并可行表裏之濕。下趨水道。又兩相維持也。傷寒失汗而發黃。用麻黃連翹赤小豆湯分解濕熱。亦是此意。但傷寒無用朮之法。金匱復出此法。又可見雜證脾濕內淫。必以朮爲主治矣。

合論金匱治濕用桂枝附子湯白朮附子湯甘草附

子湯三方

凡夏月之濕皆爲熱濕非如冬月之濕爲寒濕也而金匱取用附子之方不一而足者何耶宜乎據方推證者莫不指熱濕爲寒濕矣不思陽氣素虛之人至夏月必且益虛虛故陽氣不充於身而陰濕得以據之此而以治濕之常藥施之其虛陽必隨濕而俱去有死而已故陽虛濕盛舍助陽別無驅濕之法亦不得不用之法耳

桂枝附子湯○

白朮附子湯○

本文云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身體疼痛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脈浮虛而濇者桂枝附子湯主之若大便堅小便自利者去桂加白朮湯主之

用桂枝附子溫經助陽固護表裏以驅其濕以其不嘔不渴津液未損故用之也若其人大便堅則津液不充矣小便自利則津液下走矣故去桂枝之走津液而加白朮以滋大便之乾也此連下條甘草附子湯俱傷寒論太陽篇中之文也傷寒瘧濕篇中不載而金匱瘧濕篇中載之可見治風濕與治熱濕其陽虛者之用



本方不當彼此異同矣而傷寒論但云若大便  
堅小便自利者去桂加白朮湯主之金匱重立  
其方且於方下云一服覺身痺半日許再服三  
服都盡其人如蠅狀勿怪卽是朮附並走皮中  
逐水氣未得除故耳成無已註傷寒於此條云  
以桂枝散表之風附子逐經中之濕總不言及  
陽虛而昌諄復言之得此一段始爲有據其一  
服覺身痺者藥力雖動其濕而陽氣尙未充不  
便運旋也三服都盡陽氣若可行矣遍身如撥  
針之刺其渙而難萃之狀尙若此金匱可謂善

於形容矣不但此也人身藉有陽氣手持足行  
輕矯無前何至不能自轉側乎此豈可諉咎於  
濕乎卽謂濕勝陽氣果安在乎况其證不嘔不  
渴其脉浮虛而濟陽虛確然無疑無已輒以治  
風濕之外邪爲訓寧不貽誤後人耶

甘草附子湯○

本文云風濕相搏骨節疼痛掣痛不得屈伸近之  
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  
微腫者甘草附子湯主之

此亦陽虛之證與前條大約相同風傷其衛而

陽不固於外濕流關節而陽不充於經用此固  
衛溫經散濕也

論金匱防已黃芪湯○

本文云風濕脉浮身重汗出惡風防已黃芪湯主  
之

此治衛外之陽大虛而在裏之真陽無患者附  
子卽不可用但用黃芪實衛白朮健脾取甘溫  
從陽之義以緩圖而平治之方下云服後當如  
蟲行皮中從腰以下如水煖坐被上又以一被  
圍腰以下溫令微汗差可見汗出乃是陽虛自

汗而腰以下屬陰之分則無汗也服此雖動其  
濕而禱外之陽尙不足以勝之故皮中如蟲行  
較前遍身如蝟之狀爲少殺矣姑以煖被圍腰  
以下接令微汗以漸取差亦從下受者從下出  
之之法也

脾惡濕夏月濕熱相蒸多有發黃之候然與傷寒陽  
明瘀熱發黃微有不同彼屬熱多其色明亮此屬  
濕多其色黯晦

內經云濕勝爲着痺金匱獨以屬之腎名曰腎着云  
腎着之病其人身體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

狀反不渴小便自利飲食如故病屬下焦身勞汗  
出衣裏冷濕久久得之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帶五  
干錢甘薑苓朮湯主之 此證乃濕陰中腎之外  
廓與腎之中藏無預者也地濕之邪着寒藏外廓  
則陰氣凝聚故腰中冷如坐水中實非腎藏之精  
氣冷也若精氣冷則膀胱引之從夾脊逆於中上  
二焦榮衛上下之病不可勝言今邪止着下焦飲  
食如故不渴小便自利且與腸胃之府無預况腎  
藏乎此不過身勞汗出衣裏冷濕久久得之但用  
甘草乾薑茯苓白朮甘溫從陽淡滲行濕足矣又

何取煖胃壯陽爲哉 甘薑苓朮湯

內經病機十九條敘熱病獨多謂諸病喘嘔吐酸暴  
注下迫轉筋小便渾濁腹脹大鼓之有聲如鼓癰  
疽瘍疹瘤氣結核吐下霍亂脅鬱腫脹鼻塞鼽衄  
血溢血泄淋瀝身熱惡寒戰慄驚惑悲笑譫妄衄  
衄血汚皆屬於熱劉河間逐病分註了明所以後  
世宗之故原病式不可不讀也

雜病惡寒者乃熱甚於內也經云惡寒戰慄者皆屬  
於熱又云禁慄如喪神守皆屬於火原病式曰病  
熱甚而反覺其寒此爲病熱實非寒者是也古人

遇戰慄之證有以大承氣湯下燥糞而愈者惡寒戰慄明是熱證但有虛實之分耳

雜病發熱者乃陰虛於下也經云陰虛則發熱夫陽在外爲陰之衛陰在內爲陽之守精神外馳嗜慾無節陰氣耗散陽無所附遂至浮散於肌表之間而惡熱也實非有熱當作陰虛治而用補養之法可也

東垣發熱惡熱大渴不止煩燥肌熱不欲近衣其脈洪大按之無力者或無目痛鼻乾者非白虎湯證也此血虛發燥當以當歸補血湯主之又有火鬱

而熱者如不能食而熱自汗氣短者虛也以甘寒之劑瀉熱補氣非如能食而熱口舌乾燥大便難者可用藥下之比

又有腳膝痿弱下尻髻皆冷陰汗臊臭精滑不固脈沉數有力爲火鬱於內逼陰向外卽陽盛拒陰當用苦寒藥下之者此水火徵兆之徵脈證治例之妙取之爲法

夏月火乘土位濕熱相合病多煩燥悶亂四肢發熱或身軀沉重走注疼痛皆濕熱相搏鬱而不伸故致熱也



內經敘病機十九條而屬火者五謂諸熱瞽癎暴瘖  
目昧躁擾狂越罵詈驚駭附腫疼酸氣逆衝上禁  
慄如喪神守噤嘔瘡瘍喉痺耳鳴及聾嘔涌溢食  
不下目昧不明暴注疇瘕暴病暴死皆屬於火原  
病式解之甚詳

丹溪曰相火易起五性厥陽之火相扇則妄動矣火  
起於妄變化莫測無時不有煎熬眞陰陰虛則病  
陰絕則死君火之氣經以暑與熱言之相火之氣  
經以火言之蓋表其暴悍酷裂有甚於君火者也  
然則厥陰風木之後少陽相火雖分主六十日而

相火實隨解而動四時皆然不定主於春夏之間  
矣但熱暑濕三氣交合而相火尤爲易動則有之  
也

黃連瀉心火黃芩瀉肺火芍藥瀉脾火柴胡瀉肝火  
知母瀉腎火此皆苦寒之味能瀉有餘之火耳若  
飲食勞倦內傷元氣火不兩立爲陽虛之病以甘  
溫之劑除之如黃芪人參甘草之屬若陰微陽強  
相火熾盛以乘陰位日漸煎熬爲血虛之病以甘  
寒之劑降之如當歸地黃之屬若心火亢極鬱熱  
內實爲陽強之病以鹹冷之劑折之如大黃朴硝

之屬若腎水受傷眞陰失守無根之火爲陰虛之病以壯水之劑制之如生地黃玄參之屬若右腎命門火衰爲陽脫之病以溫熱之劑濟之如附子乾薑之屬若胃虛過食冷物抑遏陽氣於脾土爲火鬱之病以升散之劑發之如升麻葛根之屬不明諸此求爲大病施治何所依據耶

內經曰諸濕腫滿皆屬脾土原病式曰諸瘧強直積飲痞膈中滿霍亂吐下體重肘腫肉如泥按之不起皆屬於濕脉經曰脉來滑疾身熱煩胸滿口燥發黃者濕熱脉洪而緩陰陽兩虛濕熱自甚脉

洪而動濕熱爲痛也

內經因於濕首如裹丹溪解之甚明謂濕者土之濁氣首爲諸陽之會其位高其氣清其體虛故聰明係焉濁氣薰蒸清道不通沉重不利似乎有物蒙之失而不治濕鬱爲熱熱留不去大筋脰短者熱傷血不能養筋故爲拘攣小筋弛長者濕傷筋不能束骨故爲痿弱

因於氣爲腫王註亦明謂素常氣疾濕熱加之氣濕熱爭故爲腫也邪氣漸盛正氣漸微陽氣衰少致邪代正氣不宜通故四維發腫諸陽受氣於四肢

也然則今人見膝間關節腫疼全以爲風泊者豈不悞耶

濕病所主內傷外感不同况有寒濕風濕各異而夏月三氣雜合爲病不過大同小異多少先後之分耳

人只知風寒之威嚴不知暑濕之炎暄感人於冥冥之中原病式云諸強迫積飲等證皆屬於濕或腫滿體寒而有水氣乘必小便赤少不通或瀉是蓄熱入裏極深非病寒也

大抵治法宜理脾清熱利小便爲上故治濕不利小

便非其治也宜桂苓甘露木香葶藶木通治之守  
真曰葶藶木香散下神芎丸此藥下水濕消腫脹  
利小便理脾胃無出乎此也腹脹脚腫甚者舟車  
丸下之濕熱內深發黃茵陳湯下之或佐以防已  
黃芪當以脈證辨之如脈滑數小便赤澀引飲者  
皆宜下之也

原闕



濕溫之證因傷濕而復傷暑也治在太陰不可發汗  
汗出必不能言耳聾不知痛所在名曰重暈如此  
死者醫殺之也 詳見卷之一

中濕有與中風相似者其脉必沉濇沉細繇脾虛素  
多積痰偶觸時令濕熱內搏其痰心胸滯塞口眼  
喎邪半身不遂昏不知人其治亦在太陰若作中  
風治則脾氣立虧亦殺之也 暑風見本門後

風濕論

喻昌曰風也濕也二氣之無定體而隨時變易者也  
濕在冬爲寒濕在春爲風濕在夏爲熱濕在秋爲燥



濕以濕土寄王於四季之末其氣每隨四時之氣而  
變遷昌言之矣惟風亦然風在冬爲凜發之寒風在  
春爲調暢之溫風在夏爲南薰之熱風在秋爲淒其  
之涼風內經謂風者百病之長其變無常者是也其  
中人也風則上先受之濕則下先受之俱從太陽勝  
脫經而入風傷其衛濕流關節風邪從陽而親上濕  
邪從陰而親下風邪無形而居外濕邪有形而居內  
上下內外之間邪相搏擊故顯汗出惡風短氣發熱  
頭痛骨節煩疼身重微腫等證此固宜從汗解第汗  
法不與常法相同用麻黃湯必加白朮或加慧苽仁

以去其濕用桂枝湯必去芍藥加白朮甚者加附子  
以溫其經其取汗又貴徐不貴驟驟則風去濕存徐  
則風濕俱去也其有不可發汗者緣風濕相搏多夾  
陽虛陽虛卽不可汗但可用辛熱氣壯之藥扶陽以  
逐濕而已凡見短氣雖爲邪阻其正當慮胸中陽虛  
凡見汗出微喘雖爲肺氣感邪當慮眞陽欲脫明眼  
辨之必蚤也傷寒論中風濕相搏以冬寒而例三時  
金匱瘧濕暈篇中風濕相搏以夏熱而例三時其曰  
病者一身盡痛發熱日晡所劇者名風濕此病傷於  
汗出當風或久傷取冷所致豈非夏月當風取涼過

久而閉其汗乎日晡所劇其病在陽明然與痲病在  
齒熱甚入深陽明可下之證不同此但可汗而不  
可下也何以言之內經謂太陰陽明爲表裏外合肌  
肉故陽受風氣陰受濕氣所以風濕客於太陰陽明  
卽爲半表半裏而一身之肌肉盡痛卽爲在表之邪  
未除故可汗而不可下也况人身之氣晝日行陽二  
十五度平旦屬少陽日中屬太陽日西屬陽明日晡  
所劇邪在陽明而太陽少陽之氣猶未盡退故亦可  
汗不可下也觀金匱一則曰可與麻黃加朮湯發其  
汗爲宜慎不可以火攻之再則曰可與麻黃杏子薤

苡甘草湯雖未言及不可下而其可汗不可下之意  
比例具見矣若下之則虛其胃氣而風邪下陷濕邪  
上湧其變不可勝言矣其濕流關節之痛脈見沉細  
者則非有外風與之相搏祇名濕痺濕痺者濕邪痺  
其身中之陽氣也利其小便則陽氣通行無礙而關  
節之痺并解矣設小便利已而關節之痺不解必其  
人陽氣爲濕所持而不得外泄或但頭間有汗而身  
中無汗反欲得被蓋向火者又當微汗以通其陽也  
因風濕相搏之文錯見不一難於會通故并及之  
陽者中暑之稱左傳蔭暘人於樾下其名久矣後世

以動而得之爲中熱靜而得之爲中暑然則道途  
中暈之人可謂靜而得之耶動靜二字只可分外  
感內傷動而得之爲外感天日之暑熱靜而得之  
因避天日之暑熱而反受陰濕風露瓜果生冷所  
傷則有之矣時令小寒大寒而人受之者爲傷寒  
時令小暑大暑而人受之者卽爲傷暑勞苦之人  
凌寒觸暑故多病寒暑安養之人非有飲食房勞  
爲之招寒引暑則寒暑無繇入也所以膏粱藜藿  
東南西北治不同也

體中多濕之人最易中暑兩相感召故也外暑蒸動

內濕二氣交通因而中暑所以肥人濕多夏月百計避暑反爲暑所中者不能避身之濕卽不能避天之暑也益元散驅濕從小便出夏月服之解暑有自來矣然體盛濕多則宜之清癯無濕之人津液爲時令所耗當用生脈散充其津液若用益元妄利小水竭其下泉枯槁立至况暑熱蒸動之濕卽肥人多有內夾虛寒因至霍亂吐瀉冷汗四逆動關性命者徒恃益元解暑驅濕反促其臟腑氣絕者比比可不辨而輕用之歟不特此也凡見汗多之體卽不可利其小便蓋胃中只此津液夫既

外泄又復下行所謂立匱之術也仲景名曰無陽  
其脈見短促結代則去生遠矣

中暑卒倒無知名曰暑風大率有虛實兩途實者痰  
之實也平素積痰充滿經絡一旦感召盛暑痰阻  
其氣卒倒流涎此濕暈合病之最劇者也宜先吐  
其痰後清其暑猶易爲也虛者陽之虛也平素陽  
氣衰微不振陰寒久已用事一旦感召盛暑邪痰  
其虛此濕暈病之得自虛寒者也宜回陽藥中兼  
清其暑最難爲也丹溪謂火令流金鑠石何陰冷  
之有立言未免偏執十中不無二三之誤也夫哉

肩積雪終古未消豈以他山不然遂謂夏月曠剝  
皆熱火乎人身之有積陰乃至湯火不能溫者何  
以異此內經謂無者求之虛者責之可見不但有  
者實者之當求責矣管見謂大黃龍丸有中暍昏  
死灌之立甦者非一徵乎間亦有中氣者爲七情  
所傷氣厥無痰宜用蘇合香丸灌之許學士云此  
氣暴厥逆而然氣復卽已雖不藥亦愈然甦後暑  
則宜清也

夏月人身之陽以汗而外泄人身之陰以熱而內耗  
陰陽兩俱不足仲景於中暍病禁用汗下溫鍼汗



則傷其陽下則傷其陰溫鍼則引火熱內攻故禁之也而其用藥但取甘寒生津保肺固陽益陰爲治此等關係最鉅今特挈出靈樞有云陰陽俱不足補陽則陰竭瀉陰則陽亡蓋謂陽以陰爲宅補陽須不傷其陰陰以陽爲根瀉陰須不動其陽夫既陰陽俱不足則補瀉未可輕言纔有補瀉必造其偏如重陰重陽之屬其初不過差之毫釐耳所以過用甘溫恐犯補陽之戒過用苦寒恐犯瀉陰之戒但用一甘一寒陰陽兩無偏勝之藥清解暑熱而平治之所以爲百代之宗也

合論金匱治喘用白虎加人參湯瓜蒂湯二方

金匱治喘病止出二方一者白虎加人參湯頴治其熱以夏月之熱淫必僭而犯上傷其肺金耗其津液用之以救肺金存津液也孫思邈之生脈散李東垣之清暑益氣湯亦既祖之矣一者瓜蒂湯頴治其濕以夏月之濕淫上甚爲熱亦先傷其肺金故外漬之水得以聚於皮間皮者肺之合也用以搗其胸中之水或吐或瀉而出則肺氣得以不壅而皮間之水得以下趨也何後人但宗仲景五苓散爲例如河間之通苓散子和之桂苓甘露飲

非不得導濕消暑之意求其引伸瓜蒂湯之制以治上焦濕熱而清夫肺金則絕無一方矣故特舉二方合論其義見無形之熱傷其肺金則用白虎加人參湯救之有形之濕傷其肺金則用瓜蒂湯救之各有所主也二方傷寒瘧濕篇中不載金匱瘧濕篇中復出之金鍼暗度宜識之矣

白虎加人參湯○

本文云太陽中熱者暈是也其人汗出惡寒身熱而渴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本方之義已見尙論一百一十三方中茲再詳之夏月汗出惡寒者衛氣

虛也身熱而渴者肺金受火尅而燥渴也丙經白  
心移熱於肺傳爲膈消消亦渴也心火適王肺金  
受制證屬太陽然與冬月感寒之治不同用此湯  
以救肺金是爲第一義矣

瓜蒂湯○

本文云太陽中暈身疼重而脈微弱此以夏月傷  
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一物瓜蒂湯主之 變散  
爲湯而去赤小豆酸漿水獨用瓜蒂一味煎服搗  
去胸中之水則皮中之水得以俱出也搗中有宜  
泄之義汗如其故不復水漬皮間矣此卽內經以

水灌汗乃至不復汗之證仲景會其意言中膈者兼乎中濕有所祖也然水行皮中何以脈見微弱耶蓋中膈脈本虛弱而濕居皮膚內合於肺阻礙榮衛之運行其脈更見微弱也膈脈虛弱按之無力濕脈微弱舉之不利濕與膈合之脈則舉按皆不利也擗去其水而榮衛通肺氣行舉指流利卽濕去之徵按之有力卽膈解之徵一物之徵其功效之神且捷者有如此矣

水行皮中乃夏月偶傷之水或過飲冷水或以冷水灌汗因致水漬皮中遏鬱其外出之陽以故身

熱疼重用瓜蒂一物驅逐其水則陽氣行而過鬱  
之病解矣凡形寒飲冷則傷肺乃積漸使然此偶  
傷之水不過傷肺所合之皮毛故一搗卽通并無  
藉赤小豆酸漿水之羣力也卽是推之久傷取冷  
如風寒雨露從天氣而得之者皆足過鬱其上焦  
之陽又與地氣之濕從足先受宜利其小便者異  
治矣可無辨歟

夏月卒倒不省人事名曰暑風乃心火暴甚暑熱乘  
之令人噎悶昏不知人然亦有他藏素虛暑得深  
中者但不似心藏之篤耳如入肝則眩運頑痺入

脾則昏睡不覺入肺則喘滿痿躄人腎則消渴雖當補益與清解兼行然必審其屬於何藏用藥乃得相當也

傷暑之脈內經曰脈虛身熱得之傷暑甲乙經曰熱傷氣而不傷形所以脈虛者是也若難經曰其脈浮大而散殊有未然夫浮大而散乃心之本脈非病脈也仲景不言但補其偏曰弦細芤遲芤卽虛諦也弦細遲卽熱傷氣之應也其水行皮中之脈則曰微弱見脈爲水濕所持陽氣不行也統而言之曰虛分而言之曰弦細芤遲微弱其不以浮大

之脈混入虛脈之中稱爲病暑之脈慮何周耶  
日中勞役而觸冒其暑者此宜清涼解其暑毒如白  
虎湯益元散黃連香薷飲三黃石膏湯之類皆可  
取用也

深居廣廈襲風涼飡生冷遏抑其陽而病暑者一切  
治暑清涼之方卽不得徑情直施如無汗仍須透  
表以宣其陽如吐利急須和解以安其中甚者少  
用溫藥以從治之故冒暑之霍亂吐瀉以治暑爲  
主避暑之霍亂吐瀉以和中溫中爲主不可不辨  
也



元豐朝立和劑局萃集醫家經驗之方於中暑一門  
獨詳以夏月暑證五方歷試見聞廣耳其取用小  
半夏茯苓湯不治其暑額治其濕又以半夏茯苓  
少加甘草名消暑丸見消暑在消其濕名正言順  
矣其香薷飲用香薷扁豆厚朴爲主方熱盛則去  
扁豆加黃連爲君治其心火濕盛則去黃連加茯  
苓甘草治其脾濕其縮脾飲則以脾爲濕所浸淫  
而重滯於扁豆葛根甘草中佐以烏梅砂仁草果  
以快脾而去脾所惡之濕甚則用大順散來復丹  
以治暑證之多瀉利者又卽縮脾之意而推之也

其枳杷葉散則以胃爲濕所竊據而濁穢故用香  
薷杷葉丁香白茅香之辛香以安胃而去胃所  
惡之臭甚則用冷香飲子以治暑證之多嘔吐者  
又卽杷杷葉散而推之也醫者於熱濕虛寒淺深  
緩急間酌而用之其利溥矣而後來諸賢以益虛  
繼之河間之桂苓甘露飲五苓三石意在生津液  
以益胃之虛子和之桂苓甘露飲用人參葛根甘  
草藿香木香益虛之中又兼去濁或用十味香薷  
飲於局方五味中增人參黃芪白朮陳皮木瓜益  
虛以去濕熱乃至東垣之清暑益氣湯人參黃芪

湯又補中實衛以去其濕熱肥白內虛之人勿論  
中暑與否所宜煩服者也中暑必顯燥煩熱悶東  
垣做仲景竹葉石膏湯之制方名清燥湯仍以去  
濕爲首務夫燥與濕相反者也而清燥亦務除濕  
非東垣具過人之識不及此矣又如益元散之去  
濕而加辰砂則并去其熱五苓散之去濕而加人  
參則益虛加辰砂減桂則去熱白虎湯加人參則  
益虛加蒼朮則勝濕合之局方則大備矣然尙有  
未備焉昌觀暑風一證其卒倒類乎中風而不可  
從風門索治百一選方雖有大黃龍丸初不爲暑

風立法管見從而贊之曰有中膈昏死灌之立甦  
則其方亦可得治暑風之一班矣儻或其人陰血  
素虧暑毒深入血分進以此丸寧不立至危殆乎  
良方復有地榆散治中暑昏迷不省人事而欲死  
者但用平常涼血之藥清解深入血分之暑風良  
莫良於此矣後有用之屢效而美其名爲潑火散  
者知言哉夫中天火運流金爍石而此能潑之益  
見暑風爲心火暴甚煎熬陰血舍清心涼血之外  
無可撲滅耳綜羣方而論列之以其詳故益加詳  
焉 諸方俱彙本門後

律十一條

凡治痙病不察致病之因率爾施治醫之罪也

因者或因外感六淫或因發汗過多或因瘡家誤汗或因風病誤下或因灸後火熾或因陰血素虧或因陽氣素弱各各不同不辨其因從何救藥耶凡治痙病不深明傷寒經候脉候妄肩其任者醫之罪也 不知邪在何經則藥與病不相當不知脈有可據則藥徒用而無濟故痙病之壞不出亡陰亡陽兩途亡陰者精血津液素虧不能榮養其筋脉此宜急救其陰也亡陽者陽氣素薄不能充養

柔和其筋脉此宜急救其陽也陰已虧而復補其陽則陰立盡陽已薄而復補其陰則陽立盡不明傷寒經候脉理則動手輒錯何可自貽冥報耶

凡治小兒瘧病妄稱驚風名色輕用鎮驚之藥者立殺其兒此通國所當共禁者也 小兒不耐傷寒壯熱易至昏沈卽於其前放銃吶喊有所不知妄捏驚風輕施鎮墜勾引外邪深入內藏千中千死從未有一救者通國不爲共禁寧有底止哉

凡治產後瘧病妄稱產後驚風輕用鎮驚之藥者立殺其婦此庸工所當知警者也 產後血舍空虛

外風易人仲景謂新產亡血虛多汗出喜中風故  
令病瘵後賢各從血舍驅風成法可遵非甚不肖  
者必不妄用鎮驚之藥不似小兒驚風之名貽害  
千古在賢智且不免焉茲約通國共爲厲禁革除  
驚風二字不許出口入耳凡兒病發熱昏沈務擇  
傷寒名家循經救治百不失一於以打破小兒人  
鬼關人天共快也

凡治濕病禁發其汗而陽鬱者不微汗之轉致傷人  
醫之過也 濕家不可發汗以身本多汗易至亡  
陽故濕溫之證誤發其汗名曰重暈此爲醫之所

殺古律垂戒深矣其久冒風涼恣食生冷乃至以  
水灌汗遏抑其陽者不微汗之病無從解內經謂  
當暑汗不出者秋風成癘亦其一也不當汗者反  
發其汗當微汗者全不取汗因噎廢食此之謂矣  
凡治濕病當利小便而陽虛者一概利之轉至殺人  
醫之罪也 濕家當利小便此大法也而真陽素  
虛之人汗出小便滴瀝正泉竭而陽欲出亡之象  
若以爲濕熱恣膽利之真陽無水維附頃刻脫離  
而死矣此法所不禁中之大禁也

凡治中濕危篤之候卽當固護其陽若以風藥勝濕



是爲操刃卽以溫藥理脾亦爲待斃醫之罪也

人身陽盛則輕矯濕盛則重着乃至身重如山百  
脉痛楚不能轉側此而不用附子回陽勝濕更欲  
何待在表之濕其有可汗者用附子合桂枝湯以  
驅之外出在裏之濕其有可下者用附子合細辛  
大黃以驅之下出在中之濕則用附子合白朮以  
溫中而燥其脾今之用白朮而雜入羌防枳朴梔  
橘等藥且無濟於事况用栝榔滑石舟車導水瀉  
川等法乎

凡治中暑病不辨外感內傷動靜勞逸一概襲用成

方者醫之罪也。傷寒夾陰誤用陽旦湯得之便厥傷暑夾陰誤用香薷飲入喉使暗後賢於香薷飲中加人參黃芪白朮陳皮木瓜兼治內傷誠有見也而不辨證者之貽誤寧止此乎。

凡治中暑病不兼治其濕者醫之過也。

熱蒸其濕是爲暑無濕則但爲乾熱而已非暑也。故肥人濕多卽病暑者多瘦人火多卽病熱者多。凡治中暑病遇無汗者必以得汗爲正若但清其內不解其外醫之罪也。中暑必至多汗反無汗者非因水濕所持卽爲風寒所閉此宜先散外邪得

汗已方清其內若不先從外解則清之不勝清究成瘧痢等患貽累無窮

凡治中暑病無故妄行溫補致令暑邪深入逼血妄行醫之罪也 暑傷氣纔中卽懣懣短息有似乎虛故清暑益氣兼而行之不知者妄行溫補致令暑邪深入血分而成痢痢卽遇隆冬大寒漫無解期故熱邪誤以溫治其害無窮也

傷燥門 論一首 法十一條 律五條

秋燥論

喻昌曰燥之與濕有霄壤之殊燥者天之氣也濕者地之氣也水流濕火就燥各從其類此勝彼負兩不相謀春月地氣動而濕勝斯草木暢茂秋月天氣肅而燥勝斯草木黃落故春分以後之濕秋分以後之燥各司其政今指秋月之燥爲濕是必指夏月之熱爲寒然後可奈何內經病機一十九條獨遺燥氣他凡秋傷於燥皆謂秋傷於濕歷代諸賢隨文作解弗察其訛昌特正之大意謂春傷於風夏傷於暑長夏

傷於濕秋傷於燥冬傷於寒覺六氣配四時之旨與  
五運不相背戾而千古之大疑始一抉也然則秋燥  
可無論乎夫秋不遽燥也大熱之後繼以涼生涼生  
而熱解漸至大涼而燥令乃行焉經謂陽明所至始  
爲燥終爲涼者亦誤文也豈有新秋月華露湛星潤  
淵澄天香遍野萬寶垂實歸之燥政迨至山空月小  
水落石出天降繁霜地凝白鹵一往堅急勁切之化  
反謂涼生不謂燥乎或者疑燥從火化故先燥而後  
涼此非理也深乎深乎上古脈要曰春不沉夏不弦  
秋不數冬不澹是謂四塞謂脈之從四時者不循序

潮進則四塞而不通也所以春夏秋冬孟月之脈仍  
循冬春夏秋季月之常不改其度俟二分二至以後  
始轉而從本令之王氣乃爲平人順脈也故天道春  
不分不溫夏不至不熱自然之運悠久無疆使在人  
之脈方春卽以弦應方夏卽以數應躁促所加不三  
時而歲度終矣其能長世乎卽是推之秋月之所以  
忌數脈者以其新秋爲燥所勝故忌之也若不病之  
人新秋而脈帶微數乃天真之脈何反忌之耶且夫  
始爲燥終爲涼涼已卽當寒矣何至十月而反溫耶  
涼已反溫失時之序天道不幾頓乎不知十月之溫

不從涼轉正從燥生蓋金位之下火氣承之以故初  
冬常溫其脈之應仍從乎金之濇耳由濇而沉其濇  
也爲生水之金其沉也卽爲水中之金矣珠輝玉映  
傷燥云乎哉然新秋之涼方以却暑也而夏月所受  
暑邪卽從涼發經云當暑汗不出者秋成風瘧舉一  
瘧而凡當風取涼以水灌汗迺至不復汗而傷其內  
者病發皆當如瘧之例治之矣其內傷生冷成滯下  
者并可從瘧而比例矣以其原來皆暑濕之邪外內  
所主雖不同同從秋風發之耳若夫深秋燥金主病  
則大異焉經曰燥勝則乾夫乾之爲害非遽赤地干

里也有乾於外面皮膚皴揭者有乾於內而精血枯  
涸者有乾於津液而榮衛氣衰肉燥而皮着於骨者  
隨其大經小絡所屬上下中外前後各爲病所燥之  
所勝亦云燥矣至所傷則更厲燥金所傷本摧肝木  
甚則自成肺金蓋肺金主氣而治節行焉此惟土生  
之金堅剛不撓故能生殺自由紀綱不紊若病起於  
秋而傷其燥金受火刑化剛爲柔方圓且隨型埴欲  
仍清肅之舊其可得耶經謂欬不止而出白血者死  
白血謂色淺紅而似肉似肺者非肺金自削何以有  
此試觀草木菁莪可掬一乘金氣忽焉改容焦其上



首而燥氣先傷上焦華蓋豈不明耶詳此則病機之諸氣贖鬱皆屬於肺諸痿喘嘔皆屬於上二條明指燥病言矣生氣通天論謂秋傷於燥上逆而發爲痿厥燥病之要一言而終與病機二條適相脗合祇以誤傳傷燥爲傷濕解者競指燥病爲濕病遂至經旨不明今一論之而燥病之機了無餘義矣其左肘脇痛不能轉側噎乾面塵身無膏澤足外反熱腰痛驚駭筋攣丈夫癩疝婦人少腹痛目昧眚瘡則燥病之本於肝而散見不一者也內經燥淫所勝其主治必以苦溫者用火之氣味而制其勝也其佐以或酸

或辛者臨病制宜宜補則佐酸宜寫則佐辛也其下  
之亦以苦溫者如清甚生寒留而不去則不當用寒  
下宜以苦溫下之卽氣有餘亦但以辛寫之不以寒  
也要知金性畏熱燥復畏寒有宜用平寒而佐以苦  
甘者必以冷熱和平爲方制乃盡善也又六氣凡見  
下承之氣方制卽宜少變如金位之下火氣承之則  
苦溫之屬宜減恐其以火濟火也卽用下亦當變苦  
溫而從寒下也此內經治燥淫之旨可贊一辭者也  
至於肺氣膈鬱痿喘嘔欬皆傷燥之劇病又非制勝  
一法所能理也茲併入燥門細商良治學者精心求

學門 卷四  
之固不獲矣。若但以潤治燥，不求病情，不適病所，猶未免涉於僿疎耳。

痺論云：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下文但言飲食自倍，腸胃乃傷，曾不及於肺也。其所以致躁而令陰氣消亡之故，引而未發也。至靈樞云：形寒飲冷，則傷肺。始知傷肺關於寒冷矣。可見肺氣外達皮毛，內行水道，形寒則外寒從皮毛內入，飲冷則水冷從胸中上溢，遏抑肺氣，不令外揚，下達其治節，不行周身之氣，無所稟仰而肺病矣。究竟肺爲嬌臟，寒冷所傷者十之二三，火熱所傷者十之七八。

寒冷所傷不過裏束其外火熱所傷則更消燦其中所以爲害倍烈也然火熱傷肺以致諸氣膈鬱諸痿喘嘔而成躁病百道方中率皆依樣葫蘆如烏藥香附紫蘇半夏茯苓厚朴丁沉訶薤薑桂蓬稜柝榔益智之屬方方取足祇因內經脫遺躁證後之無識者競皆以躁治躁恬於操刃曾不顧陰氣之消亡耳

雖以東垣之大賢其治躁諸方但養榮血及補肝腎虧損二便閉結而已初不論及於肺也是非謂中下二焦有躁病而上焦獨無也不過闕經自傷濕

之疑遂因仍不察耳夫諸氣贖鬱之屬於肺者屬於肺之燥非屬於肺之濕也苟肺氣不燥則諸氣稟清肅之令而週身四達亦胡致贖鬱耶諸痿喘嘔之屬於上者上亦指肺不指心也若統上焦心肺並言則心病不主痿喘及嘔也惟肺燥甚則肺葉痿而不用肺氣逆而喘鳴食難過膈而嘔出三者皆燥證之極者也經文原有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之文其可稱爲濕病乎更考東垣治肺消方中引用白荳蔻華澄茄及治諸氣方中雜用辛香行氣之藥覺於傷燥一途有未悉耳又如

丹溪折衷雜證爲後代所宗亦無一方一論及於肺燥但於熱鬱湯下云有陰虛而得之者有胃虛食冷物抑遏陽氣於脾土中而得之者其治法皆見發熱條中此治非陰虛非陽陷亦不發熱而常自蒸蒸不解者夫蒸蒸不解非肺氣爲熱所內蒸而不能外達耶方用蓮翹薄荷葉黃芩山梔仁麥門冬甘草鬱金瓜萸皮穰八味竹葉爲引方後復設爲問答云何不用蒼朮香附撫芎曰火就燥燥藥皆能助火故不用也似此一方示不欲以燥助火之意於熱鬱之條其不敢以燥益燥重傷肺金

隱然可會何爲不立燥病一門暢發其義耶又如  
繆仲醇治病所用者無非四君四物二冬二母沙  
參玄參黃芪山藥蘇子橘紅桑葉枇杷葉杏仁棗  
仁扁豆蓮心瓜萋五味升葛柴前苓蓮梔栝滑石  
石膏菊花枸杞牛膝續斷薏苡木瓜胡麻首烏豆  
豉霜梅膠飴之屬千方一律不過選擇於此增入  
對證一二味自成一家識者稱其不盡用方書所  
載投之輒効蓋獨開門戶者也又有稱其精於本  
草擇用五六十種無過之藥屢獲奇驗無以多爲  
者曷謂不然世之患燥病者多仲醇喜用潤劑於

治燥似乎獨開門戶然亦聰明偶合未有發明可  
以治內傷之燥不可以治外感之燥何況風寒暑  
濕哉節取其長可矣

內經云心移熱於肺傳爲鬲消肺燥之繇來者遠矣  
苟其人腎水足以上升而交於心則心火下降而  
交於腎不傳於肺矣心火不傳於肺曾何傷燥之  
虞哉卽腎水或見不足其腸胃津血足以協濟上  
供肺亦不致過傷也若夫中下之澤盡竭而高源  
之水猶得措於不傾則必無之事矣所以經文又  
云二陽結謂之消手陽明大腸熱結而津不潤足



陽明胃熱結而血不榮證成消渴舌上赤裂大渴引飲與心移熱於肺傳爲鬲消文雖異而義則一也治鬲消者用白虎加人參湯額救其肺以施於諸氣贖鬱諸痿喘嘔罔不合矣學者可不知引伸觸類以求坐進此道耶

陰陽別論云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男子少精女人不月其傳爲風消其傳爲息賁死不治此亦肺燥所繇來而未經揭出者夫燥而令男子精液衰少女子津血枯閉亦云極矣然其始但不利於隱曲之事耳其旣則胃之燥傳入於脾而爲風

消風消者風熱熾而肌肉消削也大腸之燥傳入於肺而爲息賁息賁者息有音而上奔不下也是則胃腸合心脾以共成肺金之燥三藏二府陰氣消亡殆盡尙可救療乎夫由心之肺已爲死陰之屬然脾氣散二陽之精上輸於肺猶得少甦涸澁今以燥之爲害令生我者盡轉而浚我之生故直斷爲死不治也從前憤憤特釋明之

病機十九條內云諸溇枯涸乾勁皴揭皆屬於燥燥金雖爲秋令雖屬陰經然異於寒濕同於火熱火熱勝則金衰火熱勝則風熾風能勝濕熱能耗液

醫門法有卷四  
轉令陽實陰虛故風火熱之氣勝於水土而爲燥也

肝主於筋風氣自甚燥熱加之則液聚於胸膈不榮於筋脈而筋燥故勁強緊急而口噤或痰癱昏冒僵仆也

風熱燥甚佛鬱在表而裏氣平者善伸數欠筋脈拘急或時惡寒或筋惕而措脈浮數而弦若風熱燥并鬱甚於裏則必爲煩滿必爲悶結故燥有表裏氣血之分也

至於筋緩不收痿痺不仁因其風熱勝濕爲燥日久

乃燥病之甚者也至於諸氣膈鬱諸痿喘嘔皆屬於肺金從燥化金且自病而肺氣日見消亡又何論痿痺乎

五藏五志之火皆有真液以養之故凝聚不動而真液尤賴腎之陰精胃之津液交灌於不竭若腎胃之水不繼則五藏之真陰隨耗五志之火翕然內動而下上中三消之病作矣河間云燥太甚而脾胃乾涸則成消渴亦其一也

燥病必渴而渴之所屬各不同有心肺氣脈而渴有肝痺而渴有脾熱而渴有腎熱而渴有胃與大腸

結熱而渴有小腸瘴熱而渴有因病瘧而渴有因  
素食肥甘而渴有因醉飲入房而渴有因遠行勞  
倦遇大熱而渴有因傷暑胃乾而渴有因風而渴  
五藏部分不同病之所遇各異其爲燥熱亡液則  
一也另詳消渴門

治燥病者補腎水陰寒之虛而瀉心火陽熱之實除  
腸中燥熱之甚濟胃中津液之衰使道路散而不  
結津液生而不枯氣血利而不滯則病日已矣  
腎惡燥急食辛以潤之故腎主五液津則大便如常  
若饑飽勞逸損傷胃氣及食辛熱味厚之物而助

火邪伏於血中耗散眞陰津液虧少故大便秘結燥  
仲景云小便利大便秘不可攻下以脾約丸潤之  
戒輕下而重傷津液也然藏結復有陽結陰結之  
不同陽結者以辛涼潤之陰結者以辛溫潤之其  
辨又在微芒之間矣

律五條

凡秋月燥病誤以爲濕治者操刃之事也從前未明  
咎猶可諉今明知故犯傷人必多尊鏡當前悔之  
無及

凡治燥病燥在氣而治血燥在血而治氣燥在表而

治裏燥在裏而治表藥不適病醫之過也

凡治雜病有兼帶燥證者誤用燥藥轉成其燥因致危困者醫之罪也

凡治燥病須分肝肺二藏見證肝藏見證治其肺燥可也若肺藏見證反治其肝則坐誤矣醫之罪也肝藏見燥證固當急救肝葉勿令焦損然清其肺金除其燥本尤爲先務若肺金自病不及於肝卽額力救肺焦枯且恐立至尙可分功緩圖乎

凡治燥病不深達治燥之旨但用潤劑潤燥雖不重傷亦誤時日祇名匱工所當戒也